

董渭川著

歐洲民衆教育概觀

中華書局印行



THE TROELFTH
CAKE.

LE GÂTEAU
DES ROIS.

Sold by Robert Sayer, 37, 38, in Fleet Street.

A la vente de Paris chez les Messieurs de la Compagnie des Ro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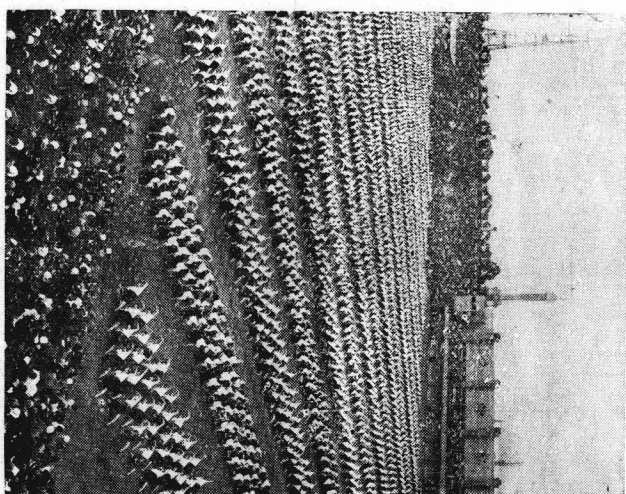
波 蘭 瓜 分 圖



波蘭瓜分後許多愛國志士祕密從事民衆教育工作以謀波蘭之復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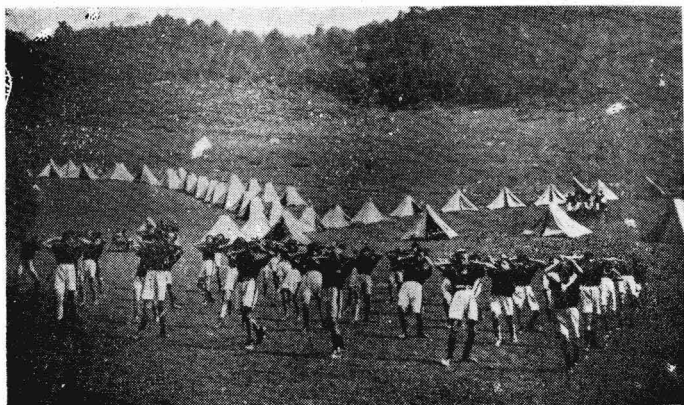
帝伊 爲反動的波蘭教育者充軍到西伯利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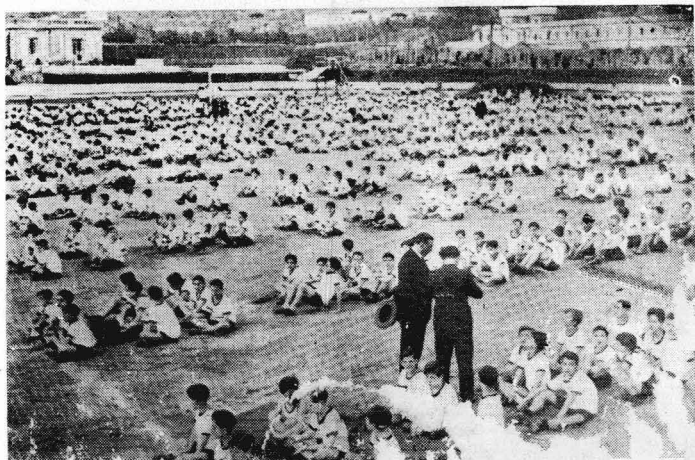
捷克之民衆體育組織普通全
國圖示青年女子運動之一班



蘇聯爲掃除中國底蘇工人
文盲用拼音字編印的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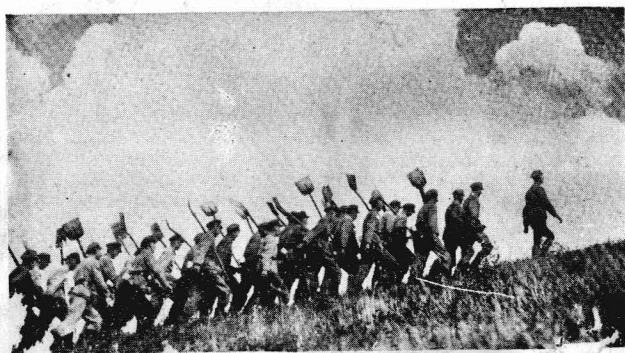
意大利之青年訓練——露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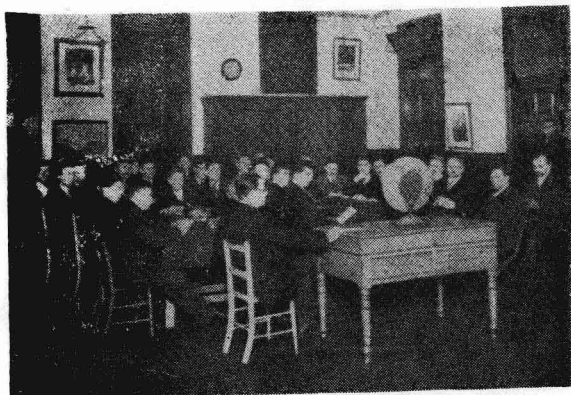
意大利之青年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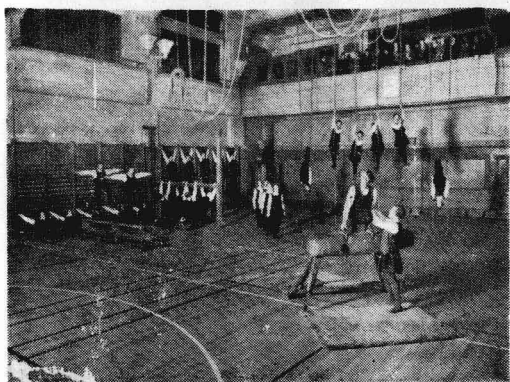
德意志之青年訓練



德意志之青年服役



英國之輔導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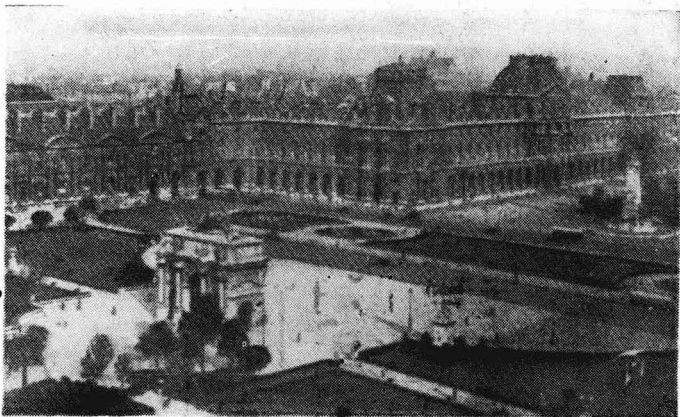
英國學社之女子體育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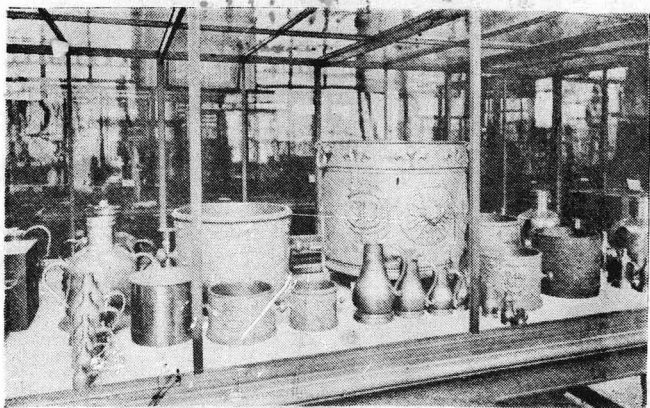
丹麥拉斯基特民衆高等學校



丹麥農家之牛羣



法 國 盧 佛 博 物 館



法 國 工 藝 博 物 館

俞序

卷首展開的是一幀波蘭瓜分的名畫，卷末寫着『一次的歐游，使作者認識了民衆教育的偉力，增加了對於它的若干倍的信仰，它能使垂危的國家復活，能使死去的國家再生，能建造社會的新秩序，能培植文化的新生命；』——從首至末，一章一章留下了歐洲八個國家的成人教育的實錄，一頁一頁映出它們的鮮明的印象，而這都以活躍的文字描摹出來的，是董得川先生給予我們的這一部寶貴的著作。

在沉沉的重壓之下的國民，到了只見解脫不見抗爭的時候，看到像意、德教育上那樣的狂潮，像蘇聯教育上那樣如飛的猛進，幾於不敢逼視而看到被俄、德與瓜分過幾次的波蘭怎樣勃然地復興了起來，被奧、匈統治了多少年的捷克怎樣造成了嶄新的自由的國土，誰能不發生一點痛切的內省呢？書中引着捷克人的一段話說：『在一個健康的民族中，沒有懦弱、冷酷與叛逆三種人存在的餘地。全體的價值，比部份的高；民族的利益，比個人的利益大。在這樣一個民族中，沒有一個人願意背叛公意，並且大家都都很勇敢而又耐心地去貫徹其要求。』我們這民族怎樣能從懦弱、冷酷和叛逆的雰圍中，發出勇敢而耐心的奮鬥的光明來？試靜聽那歐洲教育者的『從教育到自由』的呼聲，我們不能不和作者一樣認識他們的民衆教育的偉力，而更增加對於它的若干倍的信仰。

然而一回顧我們自己民衆教育的力量，却爲什麼不好好的充實、運用和發揮呢？只要讀過這書，便知道在那些國家，成人教育是舉國一致的一個運動，在這運動中，不僅是直接爲它工作的人們，凡是學校教師、工業、農業的技術者，以至文藝、科學、音樂、戲劇和其它的文化界的人，都聯合了起來；無數私人的教育團體和活動，也和國家的政治機構聯合了起來；而在我們，則整個教育的力量，尙且紛歧而不集中；民衆教育，更幾乎被視爲劃開的一小部份的事業。雖則我們不相信『從教育到自由』的信念現在只有少數人在深切地體味，可是人們對於民衆教育，爲什麼至今還像是漠然而且茫然呵？所以像這樣的一本書，我以爲不只是努力或關心於民衆教育者，應該人手一編，就是一般教育文化界的有心人，也值得人讀一遍哩。

爲了董先生和董夫人孔文振女士的歐游我也是從旁勸說的一個人，承董先生於書成之後，徵及我的序文。既自幸得到先讀全稿，便不辭將所感的直抒，作爲敬向教育同人的懇切的推薦。

俞慶棠，二十五年五月，無錫。

梁序

董渭川先生於一九三四年遊歐考察民衆教育，歸來後以所得記出，貢獻於國人，使我們未得去參觀的人，能藉此增許多見聞，引發一些反省，確是一部佳著。董先生囑我於讀罷後，抒寫我的意見。我現在略說一二。

我們看了人家的民衆教育之後，一定要想到我們自己底民衆教育，尤其容易感想到其間的得失成敗問題。那末，我即從這裏說起。這問題在董先生原著已經提說到，如他在「歐洲民衆教育鳥瞰」結語中說的：「中國底民衆教育對於這些年來救亡圖存的要求，有了多少裨益，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疑問之以發生，也可以說效果之所以渺茫，原因有二：一是教育的內容和實際生活不相應，兩者之間，脫了關節；二是吾人對於民衆教育缺乏信仰，對於這事業下的工夫不夠。又如他在「歐洲民衆教育所啓示於吾人者」說，我們目前的民衆教育館已經成爲一種裝璜門面可有可無的點綴品，和政治經濟各方面不相干；目前的民衆學校跟着傳統的學校教育方式，只是教人識字讀書，別無辦法。所有這些批評，自然都是同人家底對照而反省來的。大概誰都要點頭承認。不過在我看，董先生底話似乎太偏於中國辦民衆教育的人自責的意味。像他舉出的中國民衆教育無成效的兩原因，完全置重於主觀方面，——不但第二原因信仰不夠，

是主觀的，即第一原因方法不夠也還是主觀的，如果我們把中國民衆教育無成效作一個客觀問題來分析的時候，我想它的原因有大於此者。那就是我常說的中國社會構造崩潰，以致幾十年來整個社會向下沉淪，一切事業失敗是常情，成功是例外。即如中國工業的失敗，不單是營工業者負得了這責任的。營工業者本身固有許多弱點，而究問工業在中國總是失敗不見成功之由，明明有大於此者。這一點，我想在董先生也許是看到的。因為他全書中於民衆教育必須與政治經濟種種方面要密切地扣搭配合，向着一個目標前進，然後才得成功，會再三致意。從這裏，見出他是理會到社會機構問題的。中國社會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舊機構崩潰，新機構未成，青黃不接。其表見在外面的，便是二三十年政治上無辦法；至如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不相關切逗合，正亦其見微之一。但是大家又不要誤會，以為是我們底民衆教育必要在有了這一整套機構後，才會有成效。若這樣一分別開，不但永沒有社會機構形成出現，民衆教育的成效也更望不到。依我所了解的，中國今日已落到這樣一個地步：必須從社會機構的一點締造，得到一點社會進步；從一點的社會進步，而社會機構更締造了一點。如是社會的進步和新社會機構的形成，輾轉循環，向上生長開展才行。從事於這個功夫的，便是我所謂鄉村建設，亦可喚作民衆教育。我心目中所要求的民衆教育是這樣；如果民衆教育不這樣做，（不抓住社會機構問題做工夫）我敢斷言必不能有進展成效。

總而言之，中國今日適當其數千年文化之一大轉變途中，社會機構有待從新建造；這是必須認識清

楚，隨你談到任一問題都不要忘記的。至於此社會新機構如何要從民衆教育來建造，其步驟、其目標又如何？那不是這裏可以談的，讀者要問，就請留心我一向對中國問題的分析和主張。

關於民衆教育館、民衆學校辦理不得法，致教育內容與實際生活不相應，兩者之間，脫了關節；在我看亦不盡是民衆教育家的責任，即以董先生所舉鄉村的民衆教育竟缺乏農業的課程之一例來說罷。要知中國今日正亦是學術上青黃不接的饑荒時代。學術雖說是天下公物，西洋東洋近代現代一切發明創造原皆可爲我用。但細說去亦有分別。大抵偏乎純理的，似無甚地域的特殊性；偏乎應用的，便極有地域的特殊性了。自然科學中，以無生物爲研究對象的尙少地域的特殊性；以生物爲研究對象的，就有其地域性了。至於社會科學，其地域特殊關係更重。因此世界的發明創造雖多，要使它與我們此時此地實際生活發生效用，還得一番融會溝通運化開拓工夫，直不亞於從頭創造過。像關於農業的一切學術，關於政治的一切學術，尤爲顯著。——即中國非有中國的農業學術不可。此中國的農業學術，雖可有取於美國，有取於日本，而差不多仍須一木一石的建築起來，一分一寸的生長起來，並不現成。鄉村民衆學校缺乏農業的課程，怕不盡是辦學人員不知注意，或不熱心的原故；而實是沒的可教。因爲在民衆學校裏教農民，一定不能拿學理來教他；要切合實用，則農業上受自然氣候土宜之影響限制最大；即令自然的條件相合，還要看社會的條件合否。種種困難，說之不盡。但大家又不要誤會以爲必在中國的農業學術成功了，而後才放在民衆學

校的課程裏。若這樣一分別開，不但民衆學校的農業課程不知何日得有，而且中國的農業學術亦將難望成功。西洋科學傳到東方來，只有在日本算是紮了根，而能不斷的生長進步了；若中國輸入科學雖這麼多年，好像還是在輸入，而並沒有紮下根去，向上向四外生長開展。這原故，無非在日本社會其生活已經依靠科學，科學已經滲入生活；而我們則科學與生活還彼此不相聯。照我的觀察，中國今日必須設法使社會實際生活得着學術研究機關、高等教育機關的指導幫助，而還以實際生活需要刺激一切學術的研究進步。這樣，一面是爲社會開出生機，一面是爲學術開出生機。學術與社會，社會與學術，聯鎖循環地向前進步，而後其進步乃有可能。這個計劃，具見於鄙著『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在此教育系統中，正是以民衆教育（或社會教育）爲主的一種設計，很盼望辦民衆教育的朋友賜教。

我所感想到而可以略說一二的，就是上面兩段意思。末了自己覆閱一遍，覺得很抱歉的，在我的話裏沒有介紹了董先生，倒像介紹了我自己！二十五年六月六日梁漱溟

李 序

兩年前同學董渭川君要到歐洲去考察民衆教育的消息傳來之後，我就感覺到這是於吾國民衆教育前途極有關係的一件事。在吾國各種民衆教育事業中，找出辦理有些成績的很不多；然而大家提起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來，都是異口同聲的說是辦的不錯。董君主持這「辦的不錯」的民衆教育館，自然得了許多實際經驗，同時也發現了許多困難問題。我們知道，要打算考察某種事業，必須對於那種事業先有充分的經驗與學識；要打算考察有結果，必須心目中有問題；董君之赴歐考察民教，正具有這兩個基本條件。所以我在他出國以前，就斷定他是准有成績的。

果然他的考察成績具體的發表出來，「歐洲民衆教育概觀」就要問世了。這本書出版的消息，無疑的是國內民教同人一致歡迎的。

吾國民衆教育只有十年的歷史，我們如果相信「百年樹人」的話，當然不能責備沒有成績。但是我們要自己檢討，這十年之內是否逐漸樹立了一般人對於民教的信念，促成政府對於民教的重視？如果我們把民衆教育、平民教育、社會教育、特種教育、鄉村教育、鄉村建設、新生活運動等等名稱不同而涵義相似的各項設施總括起來，與其他事業比較一下；我們敢說在最近幾年內，沒有那一件政府或私人的事業，比